

历史时期西安旧城街巷名称的发展演变

吴冰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 西安 710069)

摘要: 对西安旧城街巷名称的发展过程作一梳理概述。依次梳理了隋唐长安城、五代至元时期的韩建新城、明清时期的西安府城、民国以来西安旧城的街巷名称, 并对每个阶段的街巷名称作分析与比较, 探讨其传承与变化。

关键词: 西安; 旧城; 街巷名称

中图分类号: K29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77X(2008)02-0012-06

西安是一座千年古城, 中国八大古都之一。历史悠久, 创造了许多辉煌成就。在其发展过程中, 城市街巷名称从一个侧面成为了历史的见证。

本文研究范围限于西安旧城, 它肇基于隋大兴城和唐长安城的皇城, 唐末五代韩建放弃原长安城的外郭城与宫城, 仅以皇城为基础改筑新城。宋金元沿用旧制。明初重新扩建西安城, 并在四个城门外修建了关城。清代沿用明西安城, 城垣范围与形制上因袭明代之旧。民国、共和国时期随着西安城区的迅速扩大, 新市区不断发展, 城垣以内即被称为旧城。

一、隋唐时期

隋唐长安城内街道系统呈严整的方格网系统。在街巷名称方面, 隋唐时人是如何称呼长安城各个街道的, 是否每条街都有特定的名称, 史料记载不详。笔者推测, 应该少有特别命取之处。原因在于, 首先, 长安城整体布局如棋盘, 整齐清晰。通往城门的街道往往以城门相称, 如“朱雀门街”、“含光门街”、“安上门街”等等。北宋及后世还经常以序数、方位来称呼唐长安城内的大街, 如“承天门街之东, 宫城之南第二横街之北”、“承天门街之西, 第七横

街之北”^[1]; “朱雀街东第一街”、“朱雀街西第一街”^[2]等等。其次, 隋唐长安城跟以往都城一样, 街道均是封闭性的, 基本上只用于交通与运输, 平日空旷单调, 人们的日常生活基本上是在里坊或东、西两市中, 与街道产生的交集并不密切。街道仅仅是街道, 街道空间平直而缺少变化, 其名称方面的诸多功能在唐长安城内并未发挥。唐皇城以内, 倒是承天门街另有两个特别的名称, 即“天街”和“槐街”。“横街之南有南北大街, 曰承天门街。东西广百步, 南出皇城之朱雀门。《中朝故事》: ‘天街两畔槐树, 俗号为槐街。’”^[3]因承天门街直通皇帝居住和处理朝政的太极宫, 故称天街。韦庄《秦妇吟》: “内库烧为锦绣灰, 天街踏尽公卿骨。”从隋初至唐代, 承天门街两畔植有整齐的行道槐树, 故又称“槐街”。李频《长安书情投知己》: “槐街劳白日, 桂路在青天。”

在长安城坊内, 街巷分割出了许多小区。按照唐人的习惯称呼, 对坊的四角都使用东南隅、西南隅、东北隅、西北隅的名称; 对靠近坊门的地方, 则称为某门之南、某门之北、某门之东、某门之西等; 对十字街中心区域, 则称为“十字街东之北”、“十字街东之南”、“十字街西之北”、“十字街西之南”。十字街

收稿日期: 2007-11-10

基金项目: 西北大学研究生创新教育项目(自主创新型)“西安旧城街巷名称发展演变及其文化意涵”(07YZZ14)的阶段
性成果。

作者简介: 吴冰(1983-)女, 陕西高陵人, 西北大学西北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下更窄小的为巷曲,数目众多,联结到了各户院落。这些巷曲有的也有名称,如“柳巷”,在宣平坊。白居易《过刘三十二故宅》:“朝来惆怅宣平过,柳巷当头第一家。”“高丽曲”,北宋张礼《游城南记》:“长安县有高丽曲,因高丽人居之而名之也。”“毡曲”,在靖恭坊,《寺塔记》:“僧康藏本住靖恭坊毡曲。”^[4]“薛曲”,宋敏求和程大昌均称“薛绘宅在胜业坊,兄弟子姪数十人,同居一曲,姻党清华,冠冕茂盛,人谓之薛曲”。^[1]还有的巷曲以方位得名,唐孙棨《北里志》记“平康里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之聚也。妓女中有铮铮者多在南曲、中曲,其循墙一曲,卑陋妓女所居,颇为二曲轻斥之。其南曲中者,门前通十字街,初登馆阁者,多于此窃游焉。……郑举者,居曲中,……牙娘,居曲中,……杨妙儿者,居前曲从东第四五家,……王苏苏,在南曲中,……刘泰娘,北曲内小家女也,……张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5]

总之,基于以上原因,隋唐及其以前时期,长安城街巷名称比较单一,并不丰富。

二、五代宋金元时期

天祐元年(904)正月,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以后,长安城失去了国都的地位。出于各方面的考虑,当时驻防长安城的佑国军节度使兼京兆尹韩建对长安城进行了改建,古都西安的城市形态与结构的发展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唐末韩建所改建的长安城史称“韩建新城”,五代各朝相继沿用,并无大的兴作。^[6]

五代时长安城保留了唐长安城皇城东、西、南面的四个城门及名称(即东面的景风门、西面的顺义门、南面的含光门和安上门),又在皇城北面废宫城南墙东西两侧的永安门、长乐门、广运门、重明门和永春门,只保留中间的承天门,并将其另名为“玄武门”,共5门。^[6]城内顺义门和景风门联结的大街贯通全城,成为东西向的中轴线。承天门街(又称朱雀门街)安上门街和含光门街这三条南北向的街道均沿用原唐长安城的旧街道,它们也是“韩建新城”的主干道,但已没有原来交通方便。城内比较重要的街道还有子城南面东西大街。上述几条街道成为了城内交通的主干道。此外,五代长安城还有一些一般街道,如菜市街、通城巷等。^[7](卷121,后周广顺二年《广慈禅院残牒》附后晋天福四年买地券。)

这时期,街巷名称已开始有了一个很大的特点,出现了与商业、市场有关的街名,如前面所说的“菜市街”。

北宋京兆府城,基本沿袭韩建新城的规制。街

巷方面,连接几座城门的大街一直是城内主干道,街名仍以城门相称,省去了“门”字。连接顺义门和景风门之间的东西大街(东段称景风街)是全城的中轴线。此外,此街以北的东西向街道有名的有“九曜街”等,此街以南又有一条东西向主要街道,东段称“草场街”,西段称“水池街”。据《长安志》卷11、12宋时长安城另有“府东街”、“府西街”两条南北街和“府城西北街”、“府城北街”等东西街。比较有特色的是,宋长安城内城墙附近出现了一些城巷:在城西南顺城墙方位有南北走向的“西城巷”,东北和东南城墙有“北城巷”和“南城巷”。

金京兆府城街巷布局和名称情况,可以通过仔细阅读分析金《京兆府提学所帖碑》、元骆天骧《类编长安志》和清嘉庆《咸宁县志》获得很有价值的信息。实际上,根据上述有限的资料,辛德勇先生对于宋金元时期西安旧城的街巷名称已作了初步考证和整理。^[8]该文的最重要创新之处在于作者根据金《京兆府提学所帖碑》的通例推导出从前没有明确的文献依据的街道走向。即在金《京兆府提学所帖碑》中,凡是记录街道两旁地基,云其东西或南北阔若干,必是在与街道平行的方向上量算;云其东西或南北长若干,则必是在与街道垂直方向上量算,借此可以推导出帖中所有街道的走向。这使得研究者们有了豁然开朗的启发。本文在论述金元时期的街巷名称时,除依据上述历史文献资料外,对辛德勇先生的这一研究成果亦有学习与借鉴,在此表示感谢。

金京兆府城东西方向的街巷有:景风街,草场街,九曜街,水池街,指挥街,市北街,旧时曹官巷,枣行街,□院街,□酒务街,□子院街,西城巷,台院街,子城厢正街。

南北方向的街巷有:含光街,安上街,广济街,银行街,掖庭街^①,蓬莱坊街,东菜市街,章台街,渠河街,南通九曜街,太仓巷,北城巷,录务街,漆器市街,铁炉巷街,通政坊街,光华门街,城南镇街,东距城墙较近。

此外,还有“┐”形街巷,即东南城巷,跨左第一厢、左第二厢两厢,参见金帖。其旁有府学,北宋由城中心迁往城东南。府学西临官道,南有南北向的“府学道”通东南城巷,参见金帖、北宋景祐元年《永兴军牒》。^[7](卷132北宋景祐元年《永兴军牒》)东南城巷旁另有一些小的巷道,其名不详。

①按辛德勇根据金《京兆府提学所帖碑》的通例推导出街道走向的方法,笔者十分认同,不过《西安历史地图集·元奉元城图》中却将“驿亭(掖庭)街”标画成了位于秦川驿正南的东西方向的街道,当误。

通过阅读文献,发现金时长安城街巷名称中,其通名有“街”、“官街”、“巷”、“城巷”、“道”、“官道”。这些称呼虽不一致,但之间也有相通之处,彼此区别不是很大。在街巷专名方面,相比前代有了较大发展,丰富多样,如“水池街”、“枣行街”、“漆器市街”、“草场街”、“太仓巷”、“市北街”、“蓬莱坊街”、“章台街”、“渠河街”等等。

元代的长安城初名安西城,元皇庆元年(1312)改称奉元城,是奉元路治所在地。据元李好文《长安志图》中所附“奉元城图”以及《类编长安志》中所提到的街巷名称,有不少是沿用了五代宋金时期的街巷名称。如:安上街、含光街、景风街、银巷街、草场街、九耀街、掖庭街、水池街、指挥街、市北街、北坡子街等等。

故综合以上资料,可以看出元时长安城街道状况有了一些变化。景风门和顺义门联结的城内东西中轴街道由景风街、指挥东街、指挥西街构成。此街之北与其平行的街道有九耀街、府城街、后街、衙后街,这4个街名所连成的街道实际上在城内东西方向一条直线上;还有最北边的市北街(因在车市、羊市北边而得名,五代时这一带还有北市)。此街之南与其平行的街道有水池街、草场街等,这两条街也在东西一条直线上。南北方向,含光门被封,其封闭时间可能在元至正元年至二年(1341—1342)这两年内。^{[6][9]}这使得由祐德坊街、含光街相连接的南北街道无城门可通,不甚畅通。玄武门之南的南北街道由广济街和银巷街连接构成,其南端无门。安上门之北的南北大街由安上街和马巷口街连接构成,街北尽头为后土祠。这样,通往南北两个城门的大路线形成了折形,由安上街、指挥东街、广济街连接构成。除上述南北向主要街道外,还有南北向一般街道,如:掖庭街(元代又称“驿亭街”,由“掖庭”改称“驿亭”,可能跟此街靠近于秦川驿有关)、银巷街之西的药市街,银巷街之东的通政坊街,马巷口之西的碧波坊街,马巷口之东的立政坊街,等等。奉元城中心部位是街道比较密集的地方,有广济街、指挥东街、光化坊街、碧波坊街、马巷口、九耀街等。元代长安城街巷名称方面又有一个新特点,是出现了较多的坊街,如“祐德坊街”、“碧波坊街”、“立政坊街”、“通政坊街”、“光化坊街”等。

唐末五代以来,长安城街巷名称逐渐增多,丰富多样。究其原因,首先是韩建放弃唐长安城外郭城和宫城,以皇城改建新城,从此形成了五代宋元时期长安城的规模。缩小后的长安城只相当于原唐长安城的1/16。尽管失去了国都地位,但仍然是西北地

区重要城市。这一时期的长安城内集中了很多建置,有府衙及其相关政府机构、府学、贡院、祠堂、市场、手工业作坊、驿站、仓库、寺观、庙院以及官宅、民居等。城市内部结构不甚规则,建置分布也无固定规律,官署、市肆、民居交错杂处,不再像从前作为都城的长安城那样有明确而整齐划一的分区。在这种情况下,地名的指位性能就显得非常重要。街巷是连接城内各种小区的基础设施,“街”、“巷”、“道”等地名通名与专名相结合构成一个完整的街巷名称时,就起到了固定位置与指示位置的作用。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北宋《长安志》卷11、12中提到了“府东街”、“府西街”、“府城北街”、“府城西北街”,金《京兆府提学所帖碑》提到了“子城厢正街”,这几个普通的街名却给研究五代宋元时期西安城形制提供了珍贵的信息。辛德勇先生主要由上述《长安志》中的街名推测北宋京兆府在新城中央置有一小城,作为府衙,加上其他一些资料,进而重新解释韩建新城的内外二重之制问题。^[9]吴宏岐先生又加上金《京兆府提学所帖碑》中“子城厢正街”这一信息,及清嘉庆《咸宁县志》卷四之《历代疆域水道城郭宫室名胜图上·金京兆府城图》等资料,进一步肯定韩建新城内另筑有子城(衙城)这个重城形制。^[6]目前,他们对韩建新城“内外二重”之制的解释已得到了学界多数人的认同。

其次,由于商业的冲击,先前城市内整齐、分区的里坊制和旧市场制度逐渐瓦解,形成较为自由和开放的街巷制。五代宋元时期,坊市制已被开放的商业街道和住区街道所代替,宵禁被取消,住户直接面向街巷。在巷外的街道上,沿街设店形成街市,城市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实际上,早在中唐以后,长安城内坊市制就已开始松弛,出现了夜市、居住区内商业活动,甚至皇城也出现了零星的商业活动。^[10]五代时,长安城内有三个重要的商业市场:北市^[11]、菜市和草场^[7](卷121《广慈禅院残碑》)。此后,宋金元时期长安商业有涨有伏、有兴有衰。^[12]马可·波罗来长安城时,看到“城甚壮丽,为京兆府国之都会。……此城工商繁盛,产丝多,居民以制种种金锦丝绢,城中且制一切武装。凡人生必需之物,城中皆有,价值甚贱。”^[13]第114章,《京兆府城》)五代、宋、金、元时期历时近5个世纪,这期间商业市场进一步与居民区相混杂融合,并且在元代时已形成了不少有名的专业市场,如“牛市”、“羊市”、“药市”等。市场的发展对街巷名称也带来了影响。以手工业、工商业命名的街巷逐渐增多,如“菜市街”、“市北街”、“漆器市街”、“银巷街”、“药市街”、“草场街”、“枣行

街”等等。

总的来说,唐末五代宋元时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长安城街巷名称由数量少、命取单一性逐步发展成名目增多、命取多样化的这样一种趋势,街巷名称的多种性能也得以体现,为明清及以后街巷名称的发展、演变开了先河。

三、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西安仍为西北重镇。西安城对明初政权的巩固具有战略意义。朱元璋十分重视此地,封其子朱棣为秦王镇守西安。^{[14] (卷116《秦王横传》)}

明初修建的西安城,以唐末韩建所筑新城为基础,西、南两面仍依原城位置,东、北两面城垣各向外扩展延伸约 1/3 扩大了城区范围。^[15]初步形成了我们今日所见的西安城垣面貌。由于西安外城的向外扩展、秦王府城的修建、钟楼的移建和 4 个关城的兴修,导致了整个西安城市形态与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些都成为西安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16] (P299)}

这些新变化对明西安城内街巷的布局和名称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尽管明代文献中有关西安城街巷的记载不多,但通过清嘉庆《咸宁县志》所说“明代城制悉与今同,惟未有驻防城,故不别图”^{[17] (卷4《历代疆域水道城郭宫室名胜图下·元奉元城图》)},可知明代西安有 160 条街巷。^{[18] (P12)}同时也可知明代的街巷名称除清满城外,大都被清代所沿袭。

清军攻占西安城后,在城的东北隅,即以明秦王府城为基础改筑修建了一座满洲驻防城,是清代满城处于府城之内位置关系的典型代表。^[19]其后又在府城东南隅紧邻满城另建一座南城以驻守汉军。这样,整个西安城实际上由 3 部分组成:即大城,满城,南城,仍是重城结构。不过,由于满城和南城的修建,西安城市形态与结构又发生了变化。街巷方面,数目有所增加,清光绪十九年(1893)《西安府图》有街巷坊里 368 条。^{[18] (P12)}街巷名称除沿袭明代旧称外,随着街巷的增加与变迁也不断出现新名。

从总体上看,明清两代街巷名称出现了很多新特点,命取原则多样化。比较典型的有:

一、明代时因西安府城内驻有藩王,秦王子孙后代作为皇室宗族,其府宅遍布全城。^[20]这在街巷名称上就有所体现,如:“二府街”、“二府园”、“四府街”、“九府街”、“永寿巷”等。清代西安满城内街巷布局整齐,尤其是小巷虽然短小、密集,但却排列严整有序,并且各小巷的命名均参照了兵营的方位和排列次序,如在八旗教场东面,自南而北分别有西一巷至西十巷,再东有东一巷至东十巷,又东有一条巷

至六条巷,军事化特色非常明显,至今西安城东北部的诸多路名仍可见其流风余韵。^{[21] ②}

二、明清西安城内形成的各功能区(如官署区、文教区、商业区、军事区等)在街巷名称上也得到了体现。如城西的“竹笆市”、“鸡鸭市”、“羊市”、“五味什字”等,城东南大街东侧的“东(西)木头市”、“骡马市大街”、“油店巷”、“大菜(差)市”等。城东南文教区“文献巷”、“书院门大街”、“府学巷”、“咸宁学巷”、“长安学巷”、“三学街”、“社学巷”等。城西南北院门官署区的“南院门大街”、“北院门大街”、“所巷”、“粮道巷”等。4 个关城中尤以东关城规模最大,有 11 街 24 巷,主干街道名称有“东关西大街”、“东关中大街”、“东关东大街”、“东关南大街”等。

三、少数民族移入西安,并在城内“大杂居,小聚居”,以回族和满族最具代表性。城内(包括关城)不止一处有“回回巷”。^{[22] (P80)}回民区的许多街巷,其方向对清真寺也有明显的指向性。^{[23] (P56)}满族八旗则大多数居住在满城内,直接体现在街巷名称上的就有“红旗什字”等。当然,在府城西门内侧还有“满州坊”。

不过,这一时期西安城内少数街巷存在着重名问题。如称“油店巷”、“文献巷”、“水车巷”、“太平巷”、“八家巷”、“轱辘把巷”、“楼楼巷”、“东巷”等名称的就不止一处。街巷重名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因此民国及建国以后,西安旧城街巷重名问题得以彻底解决。

明清时期,西安城市发展进入到了重要时期,街巷名称也随之进入到了全新的重要阶段,明清两代历时近 5 个半世纪,西安城街巷名称在不断更新、增加、丰富的同时,也逐步稳定、固定下来,一般都要延续很长时间,轻易不再改变。这种街巷名称的定型对明清、民国以及共和国时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

民国时期,西安旧城基本保持了明清以来的格局,街巷道路布局与名称大多沿袭旧制。不过,由于满城的拆除和陇海铁路通车西安,城市街道格局与名称在局部地区有了新的变化、新的特点。据民国

①史红帅博士则据《清西安府图》民国《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城关图》《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等图志对清代西安城街巷进行列表统计,城区四隅和四关城所属共有 313 条街巷。

②该文在描述八旗教场东面的街巷时,有一点小小的失误,认为“自北而南”分别有西一巷至西十巷,再东有东一巷至东十巷。实际上,据清《西安府图》是自南而北分别有西一巷至西十巷,再东有东一巷至东十巷。

二十八年(1939)《西京城关平面图》所列街道为385条。^{[18] (P12)①}

民国元年(1911)满城被拆除后,张凤翔等人凭借官府之力拓宽和修整了沿原清代满城南墙从东门到钟楼的原顺城巷(明代为东门大街),定名为东大街,民国十六年(1927)改称中山大街。此街又恢复了明时作为城内主干街道的地位。东大街不仅成为当时城内最宽敞的街道,而且是一个新兴的商业街,这成为后来西安城商业区转移的信号。^{[16] (P348)}1927年,陕西省政府从北院门移至“新城”(1927年初曾将明代秦王府命名为“红城”,但此后不久又将“红城”改名为“新城”)。把原满城地区作为新市区进行开发。相继在新城四周开辟了东新街、西新街、南新街、北新街四条道路,以相对于新城位置命名,沟通了新市区与城内主要大街的联系。^{[24] (P129-144)}在新市区东部修筑了四条南北向街道和八条东西向街道。其中南北向街道由东往西,依次以“勤俭仁德”起名,前边加一“尚”字,如“尚勤路”、“尚德路”等;东西向街道由南往北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命名,前边加一“崇”字,如“崇孝路”、“崇信路”等。表示国民党在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后,提倡新“四维”、“八德”的意思。^{[25] (P46)}后又在尚勤路东修筑了尚爱路,在尚德路以西修筑了尚智路、尚平路。这样,新市区内的主要街道基本形成。原南城东部修筑了不少街巷。与尚勤路处于一条交通直线上,玄风桥以东,相继修筑并命名了“启新巷”、“忠孝巷”、“仁爱巷”、“信义巷”、“和平巷”等;玄风桥以西,则有“东一道巷”至“东十道巷”。

西北城区,民国年间在习武园(又叫西武园)两侧,逐渐形成街巷,按次序命名为西北一路、西北二路、西北三路、西北四路等。民国十七年(1928)打通了玉祥门,以冯玉祥名字命名,通往玉祥门的街道称为“玉祥门路”。西南城区,在四府街南端打通了小南门,以井勿幕上将命名为井上将门(后改称勿幕门),四府街一度改称“井上将街”。这些街巷道路布局继承了传统的棋盘式整齐交错的规划思想。它们的命名多为述志类型,以传统儒家思想文化所提倡的理念和民国时盛行的“三民主义”等思想理念命名。

陇海铁路西段的修通对西安旧城街巷的发展布局也带来了影响。它改善了西安的交通条件,使城东北部新市区火车站附近得以迅速发展,近代工业随之而兴,有的新拓建的街巷直接以工厂命名,如城东北部“纱厂街”、“纱厂东街”、“纱厂后街”等,以通往原大华纱厂得名。抗战期间,华北、中原等地相

继沦陷,因陕西受战争影响相对较小,经陇海铁路入陕的沦陷区人民络绎不绝地迁入铁路沿线地区,西安城市人口总量也因难民迁入迅速地机械性增长。新增人口主要集中在新市区一带。难民中以晋南、豫西两地人数最多。^[29]在他们的居住、活动地带,也形成了以移民聚居区命名的街巷,如“豫民巷”、“难民巷”等;建国后,又进一步扩大为“豫民里”、“豫兴西巷”、“豫兴东巷”、“豫武巷”等。

共和国时期,西安城区面积不断扩大,新出现的街巷名称主要集中在城垣外的新城区。西安旧城沿袭了民国时期的主要街巷格局,不过,随着人口的增长,旧城内的街巷更加密集,根据1987年《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所列旧城内街巷名称,笔者初步统计了一下,大约有500条左右。建国以来,西安旧城街巷名称经历了几次大的更名,更名以述志型命名为主,几乎涵盖了所有街巷。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一、上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改建并重新命名了部分街巷。如将民国时期的“尚仁路”拓宽,为纪念西安解放,命名为“解放路”。将“崇孝路”等以“崇”字开头的八条街道按解放路东西两侧由南向北顺序改名为“东一路”至“东八路”、“西一路”至“西八路”,将民国时期的“明德巷”改为“勤民巷”等。二、1966—1972年“文革”期间,全国掀起了“破四旧”、“立四新”热潮,以往的地名均被改成了体现“文革”时代特色的名称。西安也不例外。西安旧城街巷名称出现了以“红”、“卫”、“东”、“反”、“革”等高频字组成的新名称。如东大街一度称为“东风路”、南大街称“反修路”、西大街称“反帝路”、端履门称“永红路”等。三、1972年,“文革”后期,对一些1966年前后改称的街巷名称恢复原名。1981年,进一步解决“文革”中街巷名称的遗留问题,又恢复了一些“文革”前的街巷名称,还重新命名了一些街巷。当然有关“文革”中产生的街巷名称,并非全部被翻盘,部分被保留使用至今,如“联盟巷”、“红武巷”、“卫东巷”、“红革巷”、“全胜巷”等,这也许是对那个特殊年代的一种历史纪念吧。

我们从中能够发现,自民国以来,西安旧城街巷名称稳定中有变迁,其中记实性名称稳定性较强,即使因特殊政治环境被改名也是暂时的,多数又会恢复原称。而述志型名称指位性不强,比较抽象,故其生命力一般不会长久。地名更名是一个科学而复杂的过程,因而,以往的失误和教训是应该吸取的。上

①另据顾执中《西行记》(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载1932年7月西安市公安局调查数据显示,城区街巷共有344条。

世纪 80年代中后期,西安市政府制定了《西安市地名管理实施细则》此后又不断修改完善,为现代地名管理提供了指导。

综上所述,本文对历史时期西安旧城街巷名称发展过程做了初步的概述。通过对历史时期西安旧城街巷名称的梳理、比较和分析,试图找出各个时期西安城市形态与结构变化情况下,街巷格局与名称呈现的新特点、新变化,以及城市街巷布局与名称在各时期传承与演变的内在关系。总的来说,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五代以后西安旧城街巷数量不断增加,街巷名称的命名方式逐渐多样化。五代宋元时期,作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西安旧城街巷名称传承性较强。明清至建国以来,作为另一个大的历史阶段,西安旧城较前一阶段有了巨大变化,五代宋元时期的街巷名称大多被更名,明清时期形成的新的街巷名称却比较稳定地沿袭下来。

[参考文献]

[1] 宋敏求. 长安志: 卷 7[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70

[2] 程大昌. 唐都城坊里古要迹图[A]. 雍录: 卷三[C].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3] 李健超. 增订唐两京城坊考: 卷 1[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4] 段成式. 寺塔记[A]. 酉阳杂俎续集: 卷五[C].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5] 孙棨. 北里志[M]. 唐代丛书三集.

[6] 吴宏岐. 论唐末五代长安城的形制和布局特点[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9(2).

[7] 王昶. 金石萃编[M]. 北京: 中国书店, 1985

[8] 辛德勇. 宋金元时期西安城街巷名称考录[A]. 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6

[9] 辛德勇. 有关唐末至明初西安城的几个基本问题[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0(1).

[10] 薛平拴. 唐代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评估[J].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0(2).

[11] 骆天驷. 类编长安志: 卷 11[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2] 薛平拴. 五代宋元时期古都长安商业的兴衰演变[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4(1).

[13] [意] 马可波罗. 马可·波罗行纪[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07

[14] 张廷玉, 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5] 吴永江, 等. 明西安城墙包含隋唐皇城墙考实[J]. 考古与文物, 1983(3).

[16] 吴宏岐. 西安历史地理研究[M]. 西安: 西安地图出版社, 2006

[17] 高廷法. 咸宁县志[M]. 台北: 成文出版社, 1968

[18] 西安市地名委员会. 陕西省西安市地名志[Z]. 1987.

[19] 朱永杰. “满城”特征探析[J]. 清史研究. 2005(4).

[20] 史红帅, 等. 明代西安城内皇室宗族府宅相关问题研究[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1(1).

[21] 吴宏岐, 等. 关于清代西安城内满城和南城的若干问题[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2000(3).

[22] 张永禄. 明清西安词典[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23] 陈珊. 西安穆斯林聚居区居住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研究[D]. 西安: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24] 西安市档案局, 西安市档案馆. 筹建西京陪都档案史料选辑[R].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1994

[25] 田克恭等. 四十里长街——西安街巷话古今[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1989

[26] 西安市档案馆. 西安市政统计报告(1949—1948)[Z]. 1997.

[责任编辑 陈正奇]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Names of Streets and Lanes in Xi'an

WU Bing

(The Institute of Northwest History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bout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streets and lanes' names in Xi'an. The earliest idea of city construction plan can be traced back to Zhou dynasty. The names of the streets and lanes in Xian have experienced four stages: Chang'an city in Sui and Tang dynasties, Han Jian new city from Wu Dai dynasty to Yuan dynasty, Xi'an city wall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i'an old city since 1911.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eatures in each stage and expresses their relations and changes.

Key words: Xian old City, Names of Streets and Lanes